

「國寶永恆」系列之



▲遼寧省博物館藏《宋朱克柔緯絲茶花圖》

致敬嫗祖「先蠶」，崇尚科技發明

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的祖先，遠古經歷過狩獵時代，但基本上未經歷游牧時代，而較早進入農耕社會，因此一早就發展起以麻和絲為主要原料的紡織業。古人最基本的家庭分工是「男耕女織」，解決人類生存最基本的衣、食問題，繪畫上則形成一個專門題材「耕織圖」。歷代統治者「勸課農桑」，農家樂則是「把酒話桑麻」。農、耕，就是農業

研究還表明，最遲在春秋戰國，絲綢生產已在全社會展開，既有民間作坊，也有官辦作坊。考古出土距今二千二百多年前，戰國時期「舞人動物錦」、「塔形文錦」等織錦，已實現「織絲為文」，不但是實用品，還是工藝品。春秋末期孔子《論語》名言：「服周之冕」，說明周代服裝冠冕堂皇。漢代中國科學技術獲得空前發展，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長沙馬王堆漢墓，發現的「薄如蟬翼」、「輕若煙霧」的素紗「襪衣」，身長一百二十八厘米，兩袖通長一百九十厘米，重量僅有四百九十九克。正如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》指出的：「襪衣，不重也。」「三國時蜀國織錦支撐起經濟來源，諸葛亮說：「決敵之資，唯仰錦耳。」特在成都設「錦官」督

成熟的宋代緯絲，以經線貫通整個織物，而根據圖案的輪廓，緯線局部回緯，分塊織出圖案的色刀刻，故又稱「刻絲」。緯絲的製作工藝，有嵌經面、畫樣、織緯和整理等十多道工序。織造時，先在經線上畫出要織的圖案，梭子帶著絲線來回穿梭，再用撥子把緯線排緊，如此往復。結、擷、勾、戗，是緯絲的主要傳統技法，其中戗法最重要。戗，即鑲色，相當於工筆畫中的渲染，用深淺不一的絲線相互交織、調和，使色彩自然過渡，畫面顯出層次。例如緯織一朵牡丹花，往往需要一百多種顏



▲清乾隆《緯絲加繡九陽消寒圖軸》



▲清乾隆《緯絲嬰戲圖軸》



掃描QR Code，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藏品資訊

因為緯絲耗工費時，明太祖朱元璋嚴令禁止織造，所以明代緯絲織物很少用於服裝。清代康乾時期，才由蘇州緯織龍袍等帝后朝服。緯絲作為實用品別開生面（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）

姜舜源 文、圖

絲國英華
宋緯絲織繡



◀晚清緯絲金線藍地龍袍



▲故宮博物院藏《緯絲宋徽宗趙佶花鳥圖軸》



▲故宮博物院藏《宋沈子蕃緯絲梅花寒鵲圖軸》

重提「四大發明」，絲綢首屈一指

這種神奇的絲織品通過絲綢之路，傳到當時的古羅馬。羅馬人稱來自中國的絲綢衣料為「西爾克」（Silk，譯音譯），這個生產「賽爾」（Serice）的國家叫「賽里斯」（Serice）。相當於東漢初年的古羅馬百科全書作家老普林尼（Gaius Plinius Secundus，公元二十三至七十九年），此時雖尚未搞清以桑葉餵蠶，蠶吐絲作繭，人們再剝繭抽絲，縱絲成緯，織成絲綢，但在著作《自然史》中將中國絲綢說得神乎其神：「賽里斯國林中產絲，馳名宇內。絲生於樹葉上，取出，濕之以水，理之成絲。後織成繡繡文綺，販運到羅馬。富豪貴族之婦女，裁成衣服，光輝奪目……」。

實際上，通過陸上、海上兩條絲綢之路，中國人把植桑、育蠶、繅絲、絲織等系統科技成果，無私地、源源不斷地介紹給各國各民族，使他們先後擁有了自己的絲織業。正在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「無間西東——從絲綢之路到文藝復興」，展出的意大利十四世紀盧卡風格的動物紋織金錦，顯然是學習了之前宋錦的工藝和風格。當然，作為我們祖先的獨門絕技，絲綢工藝技術的最高水準，還是一直在我們中國。

近代以來總結中華民族對人類古文明發展的貢獻，有中國古代「四大發明」之說。隨著科技研究深入和推廣，對古代中國人在人類文明開幕之際，有了新的認識。二〇〇八年奧運會開幕之際，中國科技館新館推出由國家文物局和中國科協聯合主辦的「奇跡天工——中國古代發明創造文物展」，重新定義新「四大發明」為：絲綢、青銅、瓷器、造紙印刷；近年來科技史界還有意見主張為：絲綢、中醫藥、雕版印刷、十進位計數。兩種意見，絲綢都是首屈一指。

從「繪事後素」，到「素以為絢」

近代科技史研究先驅朱啓鈴先生《絲繡筆記》指出：刻絲、克絲、剋絲、緯絲，文異而音義同，清代一般作「緯絲」。其是以生絲為經線，各種彩色熟絲線為緯線，以「通經斷緯」方法織造。經歷了兩千多年發展，出土最早為新疆吐魯番、甘肅敦煌藏經洞唐代緯絲實物。從唐代緯絲帶，到宋代成匹的緯絲面料，再到南宋精緻書畫，說明緯絲在宋代發生革命性變化。一方面是中國絲織業科技發展的高峰，一方面形成中國繪畫發展的一個里程碑。宋代緯絲生產中心，史稱「北有定州，南有松江」。

色，而一種顏色的絲線就需要一把梭子，技師在一百多把梭子中，靈活變換梭子，以調換顏色，有如畫家不停地調色、敷彩，緯織過程與畫畫過程完全一樣，織成的畫作逼真如畫。

《論語·八佾》：「子夏問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。」何謂也？子曰：「繪事後素。」」子夏問孔夫子，《詩經》佚詩：「甜笑真的微笑，黑白分明的雙眸，瑩白的紵素生成瑰麗的畫面。這說的是什麼？孔夫子答曰：繪畫需在紵素上展開。紵素，就是精緻潔白的細絹。這段對話道出中國繪畫史上一個重要史實：中國繪畫是在絲織品素絹上展開的。如上文錢山溪出土絹片所證，中國起碼在四五千年前已經有了細絹，而那也是中國畫開始產生的時代。可以推測，中國畫自始就畫在細絹等絲織品上，素和彩相結合才產生「繪」。

當然如同仰韶文化彩陶盆等所顯示，中國畫也不排斥別的載體。但畫在絲織品上不但源遠，尤其是流長，如今考古出土大量戰國帛畫可以證實。漢代造紙術發達以後，畫在「紙本」上多起來，但「絹本」長盛不衰。而宋代緯絲，在繼承兩三千年中國畫（繪）素與彩相依為命傳統基礎上，讓素與彩進一步融合：素的絲變成彩，絲織的過程就是敷彩即畫的過程；彩融會在素的肌理中，而不是畫在織成的素上。如此，真正、徹底實現了「素以為絢」。

故宮博物院藏《緯絲宋徽宗趙佶花鳥圖軸》，縱橫各為二十五厘米，即基本上是宋尺一尺見方。以宋徽宗一件花鳥畫為底本，碧桃花枝上棲止一隻鳥雀，花間蝴蝶翩翩飛動。此圖屬於北宋黃筌「長體」花鳥畫法。緯織過程中，運用平緯、構緯、長短戗、環緯、捺和線、繞梭、搭緯、盤梭等多種緯法，緯工精細。以暖色調為主，配色和諧，為宋徽宗時代緯絲畫傑作。畫面上還緯織宋徽宗「天下一人」花押、「御書」朱文胡廣印；緯織宋徽宗題詩點題：「雀踏花枝出素絢，曾聞人說刻絲難。要知應是宣和物，莫作尋常繡繡看。」作為傑出畫家和藝術家，宋徽宗指出這件緯絲畫作，以絲為彩，畫面出自素絢，而不是畫在素絢上；這件絲織品好像刺繡（繡繡），但可不是傳統的刺繡啊！請記住宣和時代的創造！

宋緯專家朱啓鈴先生指出，自宋迄明，刻絲名家以女藝術家朱克柔最著名，其次是沈子蕃以及明代吳熙、吳昇、朱良棟。朱克柔，名強，字剛，出生於宋宣和、紹興年間，華亭縣（今上海松江）人

「運絲如運筆」，「遊綉出天巧」

，她的緯絲作品題材廣泛，有人物、樹石、花鳥等，風格清淡古雅，形象生動，爲一時絕技。後世收藏家將其作品視同宋畫。

清代收藏家安岐《墨緣彙觀錄》收錄其《刻絲山茶》：藍地本，方幅，高七寸五分，闊七寸三分。作水紅山茶一枝，上飛蛺蝶，左刻陽文「朱克柔印」，明代畫家文彥可題畫稱讚：南宋理宗時以女紅行世，人物、樹石、花鳥，精巧疑似鬼斧神工，品價冠一時。這件尺幅作品古澹清雅，有宋代名畫家風韻，洗去脂粉，「其運絲如運筆」。此等絕技非今人所得夢見也！這就是今藏遼寧省博物館《宋朱克柔緯絲茶花圖》。

又錄其《刻絲牡丹》：藍地本，方幅，高六寸八分，闊七寸。作姚黃一枝，綠葉相映。左刻陽文「朱克柔印」，明代畫論家張習志題畫稱：克柔作盛於唐貞觀開元間人，主崇尚文雅。這件尺幅作品，其緯織物象，皆細緻入微，好像是穿引單蠶絲，絲線具五彩，「遊綉委曲，出乎天巧」。這件作品就是今藏遼寧省博物館《宋朱克柔緯絲牡丹圖》。她的傳世緯絲畫，還有上海博物館《蓮塘鴨鵲圖》及《桃花畫眉》、《鸚鵡紅夢》等。

沈子蕃，名學，南宋吳郡（今江蘇蘇州）人，祖籍河北定州，與朱克柔同時。沈子蕃的緯絲以南宋院畫為粉本，設色高雅古樸，生動傳神。宋緯絲畫主要在元、明、清宮廷世代相傳。清宮養心殿藏其《緯絲梅花寒雀圖軸》、《緯絲山水圖軸》、《緯絲花鳥圖軸》，重華宮藏其《緯絲梅雀圖軸》等。第一件就是故宮博物院《沈子蕃緯絲梅花寒雀圖軸》，縱一百零四厘米，橫三十六厘米。圖中緯織梅樹老幹新枝，梅花綻放，兩隻寒鵲棲枝，一叢翠竹點綴在枝幹間。重彩描繪梅花、寒鵲，水墨渲染粗幹，兼工帶寫。緯絲技法繁複，有平緯、搭梭、長短戗、環緯、擷緯、雙子母經、繞、勾邊緯等。用色豐富，十五六種色絲巧妙搭配，暈色和諧，細膩精美，工麗典雅，生動傳神，爲南宋院體花鳥畫典型畫風。緯款：「子蕃製」、「沈氏」印。

與第二件題材接近的《沈子蕃緯絲青碧山水圖軸》，縱八十八厘米，橫三十七厘米。畫面緯織山水景觀疏朗，群峰聳峙，煙雲縹緲，江水浩蕩，一葉扁舟靜泊岸邊樹陰下，老者於孤舟自飲自樂，意境恬靜淡遠，爲宋人院體山水畫風。作品以平緯、構緯、長短戗和母子母經等技法緯織，設色以藍、綠兩色為主，與青綠山水畫相同。在山、水和雲等局部緯織表現不夠細膩之處，加淡彩補筆渲染。極力表現繪畫效果，而肌理質感更勝於傳統繪畫，顯示了沈子蕃繪畫造詣與緯織技巧的完美結合。原緯款：「子蕃製」、「沈氏」印。加蓋鑒藏印「張爰」、「周大文印」等，說明此畫後來從清宮流出，近代以來經過著名畫家張大千、張學良秘書周大文等收藏。

因為緯絲耗工費時，明太祖朱元璋嚴令禁止織造，所以明代緯絲織物很少用於服裝。清代康乾時期，才由蘇州緯織龍袍等帝后朝服。緯絲作為實用品別開生面（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）